

周汝昌先生的“签名本”

■ 侯军

周汝昌先生是我的天津老乡，我对他最早的认知是通过我早年供职的《天津日报》。那时，周公在《天津日报》的“满庭芳”副刊上开辟专栏“响晴轩砚渍”，写的是京津旧事和文坛掌故，文笔典雅，行文轻松，底蕴却很深厚。我每期必看，甚至有时不等文章见报就先跑到责编那里去看原稿。由此，我知道周公并不仅仅是一位闻名遐迩的红学大家，更是一位学贯中西、诗书兼擅的大学者。

有一次，我在与周公交往甚密的惠公先生那里，看到一封周公的亲笔来信，内容是关于撰写专栏的一些事情，而那一笔清秀俊朗的瘦金体书法，把我强烈地吸引了。惠公先生也是书法家，他告诉我，若论写瘦金体的书法名家，当代中国只有两位，一位是已故的于非闇先生；而在世的书法家，周汝昌先生绝对是首屈一指。那次，我特意向惠公借得这封周公的手札，复印一份揣摩欣赏。后来，读到了周公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书法艺术问答》，才知道周公不仅字写得好，而且是一位学术造诣深邃、见解独到的书法理论家。再后来，他的那本《诗词赏会》又成了我的枕边书，周公对古典诗词的解读和体悟，远超于一般的诗词赏析文章。我由此悟到，世人咸知周公专擅红学，其实恰恰是对这位全能学者的一种误解。

我见到周公是很晚也很偶然的事情。那是1999年夏天，我在北京为央视拍摄的一部电视专题片做后期，因为缺少一些素材，等着深圳派人送过来。这个空档就给我留下一些走访京城友人的宝贵时间。一日，我去篆刻家自默兄



晚年近盲的周汝昌先生在自己的著作《北斗京华》上给作者题字：“侯军乡友正之，周汝昌奉”。



那里聊天，听他说起刚给周老刻了一枚名章，本打算当天给老人家送去，而我的到访使他只好改期了。我闻言有些不安，当即建议他不要改期，现在就去送印，我也正好随行拜访一下久仰的周汝昌先生。就这样，我俩立即动身前往周府。当时正值酷暑时节，周公穿着一件老头衫开门迎客，只见他满头银发，浑身瘦骨，虽年逾八旬，但行动还很敏捷，且谈锋甚健，谈兴甚浓。周公此时的视力已经很弱，他接过自默兄的印章，把印面凑到眼睛跟前来看。接着，又跟我聊起了津门往事，还问起了当年《天津日报》的几位老编辑。我则改用天津话与他交谈。周公笑着说，我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家

乡话差不多都忘了，还有，我的老家是天津南郊的咸水沽，那地方的口音跟天津话还不一样。这时，周公的老伴正好走过来招呼我们喝茶，周公指着她说，我老伴的口音还是那个味儿！说得满屋子人都笑了。

那次拜访，我得到了周公的第一个“签名本”，那是一本随笔集《岁华晴影》。返回深圳不久，我就受命创办一份新报，副刊编辑希望我帮着约一些名家稿件，我马上想到了周公，当即给他写了一封约稿信。过了没几天，我就收到了周公的女儿周伦苓代写的回信，说周公收到我的信很高兴，爽快地答应给我们写稿。从周伦苓的信中，我了解到老人家视力减

弱之后，文字方面的事情，大多是由他本人口述，女儿记录，最后成稿。这使我愈发感到周公的来稿是何等珍贵。那次，我们在副刊上开辟了一个专版来刊发周公的散文随笔，还配发了周公的近照。周公对我们的版面安排十分满意，随后又陆续给我们发来一些新作，我们从中选发了一些文字短小的作品。但是，由于四开小报的版面有限，一些长稿就无法容纳了，尤其是一篇周公回忆他与胡适先生几十年交往的长篇散文，我读后对这两位大学者的君子之风和学术品格，深为感佩。这篇文章未能经我之手而刊发，令我至今引为憾事。

翌年秋天，我再次赴京拜访

周汝昌先生，这次还带上了我新写的一卷小楷陆羽《茶经》，想请周公指点一下。可是一打开书卷，我就发现，一别经年，他老人家的视力近乎失明了，我忽然感到自己的唐突，想把书作收拢起来。可是周公却兴致很高，连声说：“墨笔字还能看清，还能看清。”他拿着放大镜，慢慢地逐字审看，浏览一遍之后，笑道：“这么长的经文，我看一遍都这么费劲，你写出来岂不更难啦！”我向周公表示歉意，说自己只想请您这位书法大家指点指点，却没顾及您的眼睛，让您耗费了宝贵的目力，实在不好意思。周公笑笑说，你可能不能这么说，现在的年轻人，肯花这么大的功夫抄经写字，这本身就不简单啊！随后，周公问我小时候临过什么帖，跟哪位老师学，我一作答。周公闻言频频点头说，看得出，你的字很规矩，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是似乎还缺少一点灵动之气。接着，周公就如何增加灵动之气，又做了一番详细的解说。这次拜见，几乎变成了一堂书法答疑课，我由此窥见老一代学人对后生晚辈的殷切期望和诲人不倦的师者风范，令我如沐春风。

这次拜见，我特意向周公解释了几篇长文未能刊出的原委，周公表示完全理解，并对我们为编辑的专版表示赞赏。他叫周伦苓取来一本新著《北斗京华》，摸索着给我题写了两行大字：“侯军乡友正之，周汝昌奉”。笔力依然雄健，但排列已经倾斜，而且有两个字还出现笔画的叠加——这是一位近盲的老人凭着感觉给一位晚辈题写的字迹，一丝不苟，笔笔含情。时至今日，每每读来，我心中都会油然升腾起由衷的感动。

(上接第一版)整理这些珍贵的信件，她深深感受她们之间高尚真挚的友情，内心感动不已。这些信，她怎么看也看不够。经过艰难梳理考证，2015年，《别样的家书》得以出版。她离休后出的这几部书，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瑰宝，可以说功德无量！

邹嘉骊与文字的渊源，源于父亲的榜样和教诲。邹韬奋逝世时，她14岁。父亲为她留下遗嘱：“小妹爱好文学，尤喜戏剧，曾屡劝勿再走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听，只得注意教育培养，倘有成就，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耳。”

“屡劝勿听”的小妹，真的成了韬奋事业的后继之人！

编撰“全集”和“年谱”，让她一步步走近父亲的内心

1984年，邹嘉骊做《韬奋著译系年目录》。她四处收集资料，跑旧书店、图书馆，讨教父亲的一个个老友。那时还没有电脑，要做无数张卡片，梳理剪贴资料。她犯着气管炎，去徐家汇藏书楼翻阅工作人员从库房取出的散发着浓重霉味的资料；她锲而不舍，和韬奋纪念馆工作人员一起，在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当年国民党扣押她父亲的11篇文章，欣喜不已。编撰《韬奋著译系年目录》同时，还带出一本副产品《忆韬奋》，这是她收集的回忆邹韬奋的文章集结。邹嘉骊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将繁琐复杂的工作，做得有滋有味。

1987年，中国韬奋基金会成立大会之后，第一件事决定出版《韬奋全集》，并成立了韬奋著作编辑部，邹嘉骊是负责人。

收集资料，编书，考验的是耐心和耐力，不可浮躁，不可急功近利。无数张卡片，无数份资料，一篇篇文章，复印剪贴，文字注释，最终汇成近800万字厚重的全集。同时，邹嘉骊还要应对来自编撰之外的干扰，困难可想而知。幸运的是，和她一起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资深老编审，个个认真负责，不计名利。每每念及他们，邹嘉骊就会动容。

为了查找父亲资料，邹嘉骊需要阅读与邹韬奋关系密切的黄炎培的日记，手稿在哪里呢？她四处打听。终于得知，黄炎培日记收藏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不外借。经过联系沟通，对方答应她去查阅。她立即赶往北京，和二嫂朱中英一起，花了近十天，找到许多资料，一人阅读，一人抄录。那种收获的喜悦，无法用言语表达。

为了与时俱进，邹嘉骊学会了使用电脑，这使她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她说“点击鼠标，像一个个音符点击在五线谱上，演奏出悦耳的乐曲”，她感到与文字打交道无比美妙。

《韬奋全集》完成后，她开始编撰《韬奋年谱》。这是一件更加艰难的工作。邹韬奋没有日记，编排他的一生，需要收集点点滴滴资料，长期积累，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她读了许多种年谱，她觉得年谱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诠释谱主，应该尽量还原当事人的原貌，把谱主推向前台，编者隐藏其后。因此她在年谱中，摘录大量韬奋著作的精华，真实展现了邹韬奋生活工作的经历和他伟大的人格。

的人生足迹走访了许多地方，更深刻地理解了韬奋的精神，读懂了父亲毕生的追求。

这辈子，编辑工作就像她的呼吸

最艰难的日子来临。1997年，母亲沈粹缜去世，两年后，二哥邹竞蒙在与抢劫犯勇敢搏斗中牺牲。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令邹嘉骊痛苦万分，她成天不说一句话，可是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父亲临终前用颤抖的手写下的“不要怕”三个字，始终陪伴和鼓励她，她每天和年谱中的父亲朝夕相处。邹嘉骊说，是父亲的文章使她振作，父亲的文字虽然沉重，但是父亲的精神乐观，总是充满希望。她最终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有一天，一位陌生人出现在邹嘉骊的办公室，自我介绍是重庆出版社的同行唐慎翔。邹韬奋抗战时期在重庆生活过，留下了珍贵的足迹，她愿意帮助邹嘉骊收集资料。邹嘉骊很怕麻烦人，可是唐慎翔的四川口音让她格外亲切，童年在重庆生活过的她，也会说四川话。她当时正在四处寻觅一本书，是上世纪40年代生活书店在重庆出过的一本读者信箱集《激流中的水花》，她于是请对方代为查找。唐慎翔回去后不久，寄来邹韬奋为此书写的《弁言》复印件，还复印了封面、内封、版权页、目录，装订成书的样子，只是没有复印书的正文。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邹嘉骊感激不已。她继续与唐慎翔保持联系，不幸的是，唐慎翔患了绝症，不久遗憾离世。邹嘉骊十分悲伤，在深情纪念这位

同行好人之时，继续搜寻她需要的资料，最终，重庆图书馆给她寄来全书复印件，从中意外发现了邹韬奋53篇佚文，都是给读者的回信。

虽然唐慎翔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作为出版人的品格，令人难忘。在邹嘉骊前行的路上，贵人相助的事很多，唐慎翔只是其中的一个。唐慎翔的精神，是韬奋精神的再现。“竭诚为读者服务”是邹韬奋的名言，至今镌刻在三联书店的墙壁上。邹嘉骊说，虽然时代不同了，社会变得多元，但是，人类社会总有一些东西不变，这就是信仰和追求。虽然邹韬奋生前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是有信仰之人，他的信仰就是爱国家、爱人民。

如今，邹嘉骊正在编写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关于她自己，关于她这辈子的文字生涯。可是因为眼疾，难以按计划完成，她于心不甘。离休后，她每10年完成一大工程，编撰了数百万字，应该很满足了。一个人离休后，有几个10年呢？可是，邹嘉骊不会停下。这辈子，编辑工作就像她的呼吸，文字这美丽的精灵就像她的伴侣，父亲韬奋的精神和信仰永远在她心里。

我端详着邹嘉骊和她父亲的照片。我说，你爸爸好帅啊，有点像徐志摩呢！

她说，我爸比徐志摩帅！

我还想说，其实邹韬奋更像瞿秋白，但是我没说。我知道，在邹嘉骊眼里，父亲邹韬奋是最帅的，无论是内心还是外表。而邹嘉骊呢，很像父亲，外表和内心都很美。

这世界上，凡是被文字滋润过的人，都是美丽的。